



CLASSIC  
MYSTERY

古典推理  
文库

LE CERCLE INVISIBLE

隐形圈

保罗·霍尔特  
PAUL HALTER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隐形圈

〔法〕保罗·霍尔特 著

王 琢 译

© PAUL HALTER ET LIBRAIRIE DES CHAMPS-ELYSEES,1996.  
AND:  
© PAUL HALTER 2010.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i Wu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520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形圈 / (法) 霍尔特著; 王琢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5

(古典推理文库)

ISBN 978-7-5463-5142-1

I. ①隐… II. ①霍… ②王… III. ①推理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2523号

## 隐形圈

- 
- 作 者 [法]保罗·霍尔特  
译 者 王 琢  
出 品 人 周殿富  
策 划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程佳客  
责任编辑 顾学云 陈 璞  
封面设计 程佳客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75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3398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ISBN 978-7-5463-5142-1 定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定了他一生的创作理念，那便是不可能犯罪。

著名密室及不可能犯罪推理研究学者罗伯特·艾迪（Robert Adey）曾经这样评价霍尔特：Paul Halter's genius lies not only in finding ingenious solutions, but in first dreaming up the impossible situations to be solved.

意为：开锁的钥匙虽然难铸，设计出精巧的锁也非易事，而霍尔特却很擅长。

不妨来看看霍尔特在今年11月和明年在法国将要推出的两本新书中的谜团：

*La Corde d'Argent*（《银索传说》，暂译）

在灵魂学及灵魂出体的经验报告中，有许多人提及在灵体脱离肉体之后，就是靠着脐轮之间的一条细细的银索在联系着，灵体飞离得再远，银索也不会断掉；人们也不必担心灵体会永远脱离肉体回不来的问题，只要低头观望一下银索，观想一下自己具体的肉体，手和脚，就可以立即回到肉身上了。人死后，银索会断，灵魂正式离开肉体。也有人死后银索仍然未断，所以有巫师会做切断银索的工作。

以此为灵感发源，霍尔特讲述了如下的故事：一位战争结束后回到故乡英格兰的年轻人，患上了战争后遗症，眼前总是出现各种幻觉。有一次他在半梦半醒间，看到自己杀死了某位长辈的画面。令人惊异的是，这位身居美国的长辈真

被人杀死了！而根据若干目击证人的证词，凶手正是这位年轻人！

问题在于，谋杀发生的时候，他身处英格兰。难道真的有灵魂出窍，无形的银索跨越了整个大西洋？

*The Traveller From the Past*（《来自过去的旅者》，  
暂译，法文标题未定）

在霍尔特的书架上有一本书：《真实之谜》。这本书记录了真实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种种怪事，霍尔特偶尔会随兴翻阅，并且构思自己的解答。这个故事正是源于其中之一。

故事讲述一位男子在某年突然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他的亲人、朋友想尽办法，都没能找到他。若干年之后，他忽然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面容、年龄、记忆、声音、习惯，完全和当年一模一样，仿佛这些年时间只在世间其他人身上汹涌地流逝了。

不可能犯罪发展至今已经有百年，其“不可能性”通常可分为两类：逻辑上的不可能，以及科学常识上的不可能。前者以密室杀人为典型：门窗自内部上锁的房间里，出现了尸体，而凶器却不知所终。若这是自杀，则凶器的失踪无法解释；若这是谋杀，则凶手进入和逃离密室的手法令人费解。后者很难举出范例，因为科学常识包罗万象。这类谜团通常较密室杀人更加离奇，例如，一只昆虫如何携带超过自身重量几十倍的珠宝飞走？又如，一颗两百年前射出的子

篇*La Chambre du Fou*（《疯人房间》，暂译）还是之后的短篇*La Hache*，再到2010年的《银索传说》，霍尔特一次次向读者制造并解释了奇迹。

不可能犯罪是否走到了尽头？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也许都曾不止一次为此感到困惑。而霍尔特、岛田庄司等当代作家似乎正在以雄健的创造力传递给我们一个肯定的回答。如果真的有连接肉体 and 灵魂的银索，我相信，不可能犯罪的银索是不会断的。

2010年9月9日

于新西兰北帕默斯顿



这个故事中经常出现的“蓝龙”是一个很重要因素。还有神秘的“中国房间”。在这个小说中还有很多具有神秘性的东西。不止十二个！十二项伟绩，十二桩惊人的谋杀。从表面上看，只有超自然的生物才有可能做到。比如说，凶手登上飞驰的火车去刺杀受害者！七只恶狗被砍了头，但是没有任何其他伤口，也没有被麻醉的迹象！三个兄弟被谋杀了，脊背都断了；只有从二十米以上的高空坠落才会造成这样的创伤，但是周围十英里之内都没有高过二十米的高点！

这十二桩谋杀案是仿照著名的大力神（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的十二项伟绩所设计的。与此相似的是，在《七大犯罪奇迹》中，凶手受古代七大奇迹的启发设计了他的谋杀系列。其中，一个受害者是被从天而降的箭矢射中了！另外一个受害者在个暖棚里渴死了，在他面前触手可及的地方有满满的一瓶水，而且他完全行动自由。

在《混乱之王》当中，故事和希腊神话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中的凶手同样像是超自然的生物：多名目击者都说看到他在雪地上行走而没有留下脚印！

要知道，这些“犯罪天才们”给欧文·伯恩斯出了不少难题。他被迫使出浑身解数。同时，他也很欣赏那些案子，因为我们的侦探特别喜欢那些复杂的诡计。他喜欢去破解那些看似魔法的谋杀案，那些“不可能的谋杀”（已故的约翰·狄克森·卡尔喜欢的那种）。您现在肯定已经熟悉这位



伟大的作家了，因为吉林出版集团已经开始翻译他的精品了。我本人就是他的一个忠实的仰慕者，我也是贪婪地阅读他的著作之后才开始写我的第一部推理小说的。我认为，是法国作家皮埃尔·维里（Pierre Véry）给侦探小说下了最好的定义，他把侦探小说比作写给成人的童话。您读侦探小说的时候会惊叹不已，就像孩子们听到一个童话故事一样！当您读到鬼魅一样的凶手穿过墙壁去接近受害者，您肯定会发抖！我的愿望就是能达到那样的效果。如果您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我写作时的乐趣，哪怕是一半，我也会心满意足！祝您阅读愉快！

Paul Halter  
保罗·霍尔特



亚瑟王这个名字对英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不过他们对传说的熟悉程度不尽相同。其中某些人更加热衷于这个传奇人物——正如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将会认识的某些人。

玛奇·皮尔逊和比尔·佩志并没有脱离俗套。一九三六年四月的一个傍晚，这两个年轻人就在牛津马戏团街口<sup>①</sup>附近一个朴素的茶馆里面低声讨论。在谈话的过程中，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了那位著名的国王；在向比尔解释的过程中，玛奇曾经提到了康沃尔郡和廷塔杰尔<sup>②</sup>。可是他们到底在讨论什么？两个人都神情严峻，完全不符合他们这个年纪的年轻情侣的风格。

---

① 位于大伦敦地区，威斯敏斯特市的一个繁华街区。

② 康沃尔郡，廷塔杰尔村，位于英国西南，在大西洋沿岸。有传说称那里是当年亚瑟王的城堡。

“比尔，我害怕他。”玛奇可怜兮兮地望着比尔，小声地嘟囔着，“我一直害怕他，但是我想我没有借口不去。”

比尔思索着，一只手放在茶杯旁边，轻轻地敲打着桌子。

“你以前没有向我提过他。他让你感到恐惧？为什么？”

“实际上，我很少拜访他。”玛奇吞吞吐吐地说，“何况他并不是我的亲生叔叔，因为我的父亲并不是亲生父亲，而且他们两个人也不是真正的兄弟……（她似乎突然有了灵感）我想最好从头说起。”

比尔宽容地笑着说：“我也觉得这样更好。”

“我离开孤儿院的时候还不到两岁，所以我的童年记忆里面只有我的养父母：皮尔逊夫妇——我一直把他们当做亲生父母。你知道的，现在他们都去世了……十岁那年我就失去了母亲。她患有肺炎，身体虚弱。正是因为这个因素，在我的母亲去世头两年，父亲不愿意我给她增加负担，于是在暑假里把我托付给格里叔叔。对于十岁的小女孩来说，那种假期太不寻常，我想那个记忆会跟随我一辈子……格里叔叔和我的父亲是同父异母关系。巴彻瓦尔特·皮尔逊第一次婚姻的成果是我的父亲科林·皮尔逊；他后来再婚，娶了露丝。那个女人非常漂亮，但是脑子有点儿问题，而且她还有第一次婚姻留下的孩子，霍雷肖……”

比尔揉着下巴：“还真有点复杂。”

“是的，不过就这么多了。巴彻瓦尔特·皮尔逊和露丝

又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格里叔叔。两个兄弟……”

“两个？你说哪两个？我觉得是三个兄弟：你的祖父的第二个妻子的第一次婚姻生下的孩子，霍雷肖……”

“其实……好像他并没有和家族成员住在一起。他有心理问题，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哦，我要跟你说的是让我难以忘怀的假期……在那之前我只见过格里叔叔两三次，所以我完全不熟悉他。

“他是一个单身汉，独自居住在康沃尔郡海边一个类似城堡的地方，旁边有个小村子就叫廷塔杰尔。周围什么都没有……”玛奇压抑住了不自觉的颤抖，“你必须亲自到那里才能明白。城堡修建在突出的礁石顶端，就像一个小小的岛屿，整日受到狂风和海浪的侵袭。那个城堡高高在上，脚下就是翻腾不息的大海。海鸥凄厉的叫声不绝于耳，永无宁日。我当时只有八岁，我再提醒你一遍，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家门。在见到格里叔叔之前，我就已经感到不安。实际上，真正见到他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害怕。他的态度很和气，但是他经常用怪异的眼神打量我，就好像我是一种稀奇的昆虫……第一天晚上我根本合不上眼；没完没了的风声和海鸥的叫声让我无法入睡。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时，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腿上爬……我大声尖叫，从床上跳起来，点燃了油灯……一只巨大的蜘蛛就在我的床单里散步！格里叔叔来了，我把可怕的虫子给他看，可是……可

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做。他试图安抚我，但是我感觉他很乐意看到我魂飞魄散的样子。我并不认为是他故意把蜘蛛放进我的床单里，但是这件事让我对他有所警惕。有一天晚上，他留下我一个人在城堡（我忘了什么借口）。那是一个可怕的夜晚，狂风大作；窗户和百叶窗噼啪作响，我还听到天花板上传来脚步声……不管我去哪里，我都能听到头顶上有脚步声。可是我找不到任何人。等格里叔叔回来之后，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他的反应和上一次蜘蛛的事情一样……他安抚我，说那只是一场噩梦，不过我觉得他喜欢看我惊慌失措。”

玛奇歇了口气，喝了一口茶；在回想恐怖记忆的时候，她的蓝色大眼睛瞪得更圆了。

“那件事情发生在第一年，其间还有其他几次类似的事件。我认为这些还算能够忍受。我天真地相信只要能够避免重归故地，我就能忘掉那些事情。可是第二年我没有幸免，而且吓得要死。每天晚上我的耳边充斥着各种奇怪的声音；还有一次接近黄昏的时候，我跟着他在荒原上散步，一转眼他就不见了，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在荒蛮而可怕的地方。我绝望地独自哭了一小时，然后他才出现。他大步流星地走过来，还叫嚷着：‘我到处找你，我跟你说过不要走远！’后

来就是那个可怕的夜晚……

“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木质的小窝棚。那个简陋的房子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外面有一把挂锁，只需要用力撞门锁舌就会落下来。我在那附近玩耍，一不小心把自己关在了里面。我根本没有办法出去。那是黄昏时分，就像现在，周围没有一个人影。我大声喊叫，但毫无用处，根本没有人听得到。夜幕降临之后，小屋里面漆黑一片，我突然听到细碎的脚步声音，还有狼的低沉的喘息声……在多半个晚上，一个‘可怕的怪物’绕着我打转。它凶狠地用爪子挠门，试图从各种缝隙伸进鼻子，向里面嗅探，一想到它的可怕的獠牙我就不寒而栗……那是一个可怕的夜晚，刻骨铭心的夜晚。”

玛奇颤抖了一下，她闭上了眼睛，过了好几秒才继续说：“实际上那是牧羊人的一条狗，一条非常聪明、非常忠诚的狗，它闻到了我的味道。最终是它去找了它的主人，并且带路在清晨解救了我。后来我的叔叔出现了，他自然声称整晚都在找我。‘这样可不好，我以为你从悬崖上掉了下去，摔断了骨头……或者淹死了……你害得我一晚上都提心吊胆！我一直在海岸边上，提着灯笼四处找你。’听了我的解释之后，他开始安慰我，就像每次那样……可是他总是带着那种阴险的笑容，我当时真的相信他一直就在附近窥探，他知道我被反锁进了小屋，也是他故意把牧羊人的狗放了出

叔叔精神失常，他最多是一个非常恶毒的人。如果他真的精神有问题，我想父亲也不会把我托付给他。”

“也许在那个时候他没有问题，有些精神疾病是在很多年之后才会发作。另外，根据你刚才向我描述的情况……”

“别说了，比尔！这样下去会更加重我的惊恐！”

“你带着他的信？”

玛奇拿起了她的包，打开来，从里面抽出了一个信封。她一言不发地把信封放在了她的朋友面前。比尔开始阅读，上面的字迹工整：

1936年4月17日 坦卡斯托

我亲爱的玛奇：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我相信大概有十五年之久。你肯定变化不小，上一次你来小住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你碰到了不少倒霉事……我相信那些片断肯定成为了你的童年记忆当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我邀请你来住几天，当然也能顺便和你叙旧。我希望你这个周末无论如何都要腾出时间，因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聚会。会有七个或者八个人出席，就在我的城堡；你能否到场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关于什么主题？哈！很遗憾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不过请相信我，如果不是真正重要的缘由，我也不会这样强求。我现在能够向你保证一点：这是一次不同寻常



的聚会，是令人毕生难忘的聚会。如果你抽不出时间，请立刻通知我。不过我的小玛奇，我全指望你了，请务必在下一个星期五到达城堡，最好是傍晚时分。

恭候光临。

你的诚挚的叔叔

当比尔把信交还给玛奇之后，她问道：“你怎么看？我自己实在是左右为难。一方面，我根本不想去见他；可是另一方面，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比尔，你有什么想法？”

比尔沉思了很久：“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不过，我说玛奇，关于这次聚会的主题你有什么猜测？”

“毫无头绪。不可能是家庭聚会，因为这个家族的成员现在只剩下格里叔叔和我自己。”

比尔念叨着：“一次‘不同寻常的聚会’。这可以代表很多东西……比如说一次婚礼……”

“可是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把婚礼邀请搞得这么神秘……”

“除了这一方面，我觉得他的邀请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比尔向前欠着身子，拉住了玛奇的手，“但是我绝不愿意让你一个人去那里……”

年轻的女孩子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哦！比尔……你愿意陪我去？”